

WANGPIZIDEYUWANG

wangpizi de yu wang 光盘：著

王痞子的欲望



WANGPIZIDEYUWANG

wangpizi de **光盘著** yu wang

王痞子的**欲望**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痞子的欲望/光盘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2.5
ISBN 7-5407-2856-6

I. 王… II. 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1403 号

王痞子的欲望

作者◎光盘

责任编辑◎廖润柏

书籍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0773-2863978 2863956(发行部)

传真◎0773-2802018 2821268

E-mail: ljcbbs@public.glptt.gx.cn

印制◎玉林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230 千字

印张◎9.5

版次◎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2 年 5 月第 1 次

印数◎1—20 000

书号◎ISBN 7-5407-2856-6/I·1710

定价◎16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辑手记

这小说好读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好读的小说了。这年月小说多,但能把小说写得好读的人却极少,有的读不到一半,甚至只是三五页你就想睡了。我夜里一般两点睡觉,最迟两点半,但这本小说却让我一口气读到了凌晨五点。这么说吧,如果你喜欢周星驰的电影,那么这就好比一部周星驰的小说。小说的故事偏僻而离奇,让人无法捉摸,但叙述的文字和人物的语言,却时尚得令人愉悦不已。应该说,这是一种快乐的叙述,一种智慧的叙述。

我偏爱那些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故事魅力的小说,就一句,便把人深深地吸引住了,然后让你想读,让你欲罢不能。《王痞子的欲望》最早吸引我的,就是这样。说是有个叫王痞子的男人,他一生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了生一个女孩给恩人做妾。一听就觉得有意思,我相信里边有东西可做,诸如人生,诸如人性等等。很多好的作品都是这样。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经验的世界,人们不喜欢去慢慢地发现,或是慢慢地品味。那样太累。好的作品不光要读得懂,还要听得懂,尤其是听到头一句的时候;反之,读者心里的阅读之门,就会早早地关上。

头一次知道有一个叫光盘的作家,是看了刘春在晚报上的书评,评的是《摸摸我下巴》,让我震惊。刘春是位诗人,在网上十分活跃,不信周末的晚上你到聊天室去蹲一下,你会发现刘春出现的时候,很多男女马上朝刘春不停地问候,还有人会贴出一个嘴巴鲜红的小美人,把刘春从上到下吻个一塌糊涂。网上有些乱,但也确实有不少好的东西。很多刚刚出道的作者,尚无缘与出版社形成关系,几乎都在那里露脸,他们像一群东张西望的热血青年,目光长长地伫立在庞杂的街头,在寻找着出手的机会。我曾在网上看

到一个女孩说自己写了一部长篇,不知投往何处。我让她马上发到我的邮箱里,让我看看。她当天就发来了,我一看就异常兴奋,但我的兴奋太迟了,第三天的晚上,她就从山东那边告诉我,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早上把合同签走了。我只好在电话里诉说了半天的惋惜。那确实是一部好长篇,直到现在我还担心那家出版社如果推荐不力,或许就会把她给埋没了。那小说有着史诗的筋骨和气脉,那样的长篇,在那样一份年纪的作家里,应该说少见,更何况是一个女孩。她的很多同胞都在忙着出卖有关唾沫和有关下半身的文字,有的甚至在字堆里大声疾呼:你们快来看呀,我的肉烂了!而她,却在激情飞扬地写着一个家乡,写一个家乡的精神,写一个家乡的爱与恨、情与仇,生生息息,动人心魄……那样的长篇小说,如果有编辑的无私投入,改好了或许能流传一些时间,或许还能获奖,因为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评论家们,一直都在渴望着出现那样的长篇,只可惜……只好等待她的第二部了。她告诉我,下一部她写一个女人……

光盘就是在网上被人发现的,当时他也不为人知,长篇写好了,不知道怎么弄出去,于是就在网上贴出了出卖长篇的消息,果然就被北京一家出版社试着要了去,竟发现不错,但却保守了印数,不想5月出版,7月就不得不重印了。那出版社于是催他写出了第二部,跟着也把钱挣走了。第三部就是现在这一部,光盘对我说,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部。

光盘是在喝酒的时候告诉我的,说他刚刚写完了这部长篇,但他说,已经给了北方一家出版社,那是一家比我们大得多的出版社。但我告诉他,你撤回来给我吧,给了我至少我可以帮你找些搞评论的哥们替你看一看。他笑了笑,于是我们俩合计了一个方法,把那一家出版社的愿望给灭了。

光盘是一个很诚实的人,然后才是一个作家。几年前他请我参加过一次活动,晚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里,瞎谈了很多有关小说

的事。我极少跟别人谈论小说，那天晚上意外地聊了不少。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，晚上我们聊的那些，他脑子里一点都没有留住。就凭这，我知道他做人是很正的，他没有作假。现在作假的人太多，听不懂也说听懂而且比你更懂的人几乎满街都是。

广西的小说有点像是来自天边的大火，而且越烧越旺，想扑都扑不灭，因而一些评论家不得不感慨起来，说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，迟早会被广西人拿下！这话是一种惊讶，也是一种鼓励，当然也可看做是一种前瞻。也许有人会说这话说大了，可天下往往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成为现实。只要广西人的努力是不懈的，拿下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，依我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前边我们有林白、东西、李冯，后边我们有海力洪、沈东子、凡一平，新近又冒了杨映川和贺晓晴两个女孩，眼下又杀出一个光盘……从光盘的身上，我看到了广西作家真的又添了一员大将。

《王痞子的欲望》最早叫《欲望，歇息吧》，后来又改做了《欲望承诺》，但总是觉得有些飘，像一只空中的气球。好的书名应该是一块石头。临发稿时，我们才想起了《王痞子的欲望》。这名字是不是最好的，我们不敢说，但这名字肯定一下就被读者记住了，记住了我想就是一件好事，怕的就是读完了小说连名字都给忘了。很多作家都在犯着这样的错误，应该说，那是作家的一种悲哀。

亲爱的读者，作为责任编辑，我想听到你们读后的感受，不管是好听的不好听的，你们都可以真诚地告诉我，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发到下边这个邮箱里：gz1010@sina.com。这是我的私人邮箱，我是该书的责任编辑。如果您自己有长篇新作，您要是愿意发到这个邮箱里，那也一并感谢。

真的谢谢！

鬼子



关于本书

这是一部充满阅读快感的长篇小说，随着作家的叙述，你会不时地拍案惊奇，一个叫王痞子的男人，一生的理想就是生个女孩给救命恩人作妾，可命运却在不停地捉弄他，头一个孩子是男的，第二个孩子还是男的，第三个……终于生了个女孩，又被两个哥哥嫉恨地害死了，然而，王痞子却没有因此而死心……



光盘 桂林

人，青年作家，曾有作品《请你枪毙我》、《摸摸我下巴》。



策划组稿：廖润柏

责任编辑：廖润柏

封面设计：石绍康



王痞子的欲望
目 录

第一章·····	1
第二章·····	31
第三章·····	59
第四章·····	89
第五章·····	118
第六章·····	148
第七章·····	178
第八章·····	208
第九章·····	239
第十章·····	269
附：编辑手记·····	❶



王痞子的欲望

第一章

1

玫瑰镇下雨下到第四十九天的早上，王痞子突然看到大雨在熊熊地燃烧。

那天早上，王痞子起得比任何一天都早。他站在天井里观看早已厌倦的大雨，回想流经镇子不见上涨的密西河，他使劲晃动脑袋，努力让头脑清醒，但他想不出镇子连续下雨和密西河水不上涨的理由。然后他就生火做豆腐去了。火柴放在柴禾的上方，它们待着的地方十分干爽。王痞子划了一根，燃了，又灭了。再划一根，火苗还没触到柴禾，又灭了。划燃第三根时，王痞子双手做成灯笼状把火苗罩住。但是他手中的火柴却怎么也点

不燃柴禾。王痞子说，真邪了门了。他的身子开始发抖，汗水渐渐湿透衣背。热气从他数十日不见太阳的身上发出，带着一种特别的气味，在他身边盘旋一圈后四下散开，它们如锋利的镰刀将天井里的雨水拦腰斩断，雨水一捆捆地倒伏于地。雨在这时就激越地燃烧了起来。王痞子晃了晃脑袋，他被吓愣了，随之丢弃手中的火柴和柴禾，大叫雨着火了，雨着火了！这时还是清晨，连绵的雨天早已养成了镇上人的懒惰。全镇除了王痞子，没有一个人起这么早。王痞子惊魂的叫喊转眼就淹没在别人的梦里。

王痞子夺门而出，他没有回望，他知道回望也没用。王痞子站在雨中呼喊，临街的窗棂在他的呼喊中咚咚作响。王痞子孤立无援，他的呼喊最后消失在清晨的街头。

一个女人从前方走来，她撑着油纸伞，不紧不慢地行走。王痞子认得那女子是杨花楼里的妓女，他想她一定刚从哪个男人的怀里挣脱出来。王痞子伸出双手，说你站住。女子站在离王痞子不远处，说天已经大亮，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等会儿到杨花楼去吧。王痞子说，雨着火了。女子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杨花楼没有这个词。王痞子说，雨着火了。王痞子伸出右臂斜抱女子。女子说，放开我，我答应你了。

雨着火了，王痞子说。

女子说我知道了，来吧，你的床在哪里？

天井里的雨与街上的没什么两样，在这里你看不出异样的东西。王痞子又说，雨着火了，可是你却看不见。女子动作缓慢地脱掉衣服，她洁白的身子如一面镜子。王痞子说，快穿上，着火的雨会把你的身子烧掉。女子哼哼两声，弯腰拾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穿上，她说我明白了，你并不想睡我，你只是在戏弄我。女子撑开油纸伞从他身边走过，她的眼睛盯着他，期望他认真想一想。女子一步一个脚印，王痞子目光随她的步子移动，他的脑子里还停留着她褪去衣裤的画面。她洁白的身子一点也没有激起他的欲望。

街上出现了两三个人，他们骂着天气，见到女子走出王痞子家门时就不骂了。女子的油纸伞涂着红油漆，在雨中的大街上十分耀眼。他们说，一个女人从王痞子家走出来了，她红着脸，那是个妓女，她怎么会脸红？他们停下脚步，细细打量女子。女子收起油纸伞，在雨中奔跑。她穿着花布衣裳，雨在她一路的奔跑中淋湿了全身。衣裳紧贴于她的肌肉，一对大大的奶子上下弹动，屁股也有滋有味地颠着。

他们以躲雨为名进入王痞子家。王痞子还站在原地，他对拥进来的人说，雨着火了。他们说，雨连绵下了四十九天的确该着火了。二姐离家数天，你也该着火了。

雨并没有因为在王痞子眼中燃烧而停下来，它继续下着。周边农田受了涝灾，镇里的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十分紧张，商人们的生意也十分难做。现在王痞子的豆腐坊生意空前地好，人们时常排着队购买惟一的素食。人们对天无能为力，他们不再骂天骂雨，都转向骂王痞子了。王痞子的生意好到了极限，他希望雨停下来，太阳重新回到天上。数日之后豆腐坊来了个化缘的和尚，王痞子好生招待和尚吃喝，想学些道法。和尚说我满腹道法，但只能教你一样。王痞子说，别的不学我就学止雨吧。和尚答应下来。和尚离开后，太阳突然出现在天空，但同时也迎来一个购买豆腐的高峰。久雨突晴，所有人都来不及准备餐桌上的素菜，所以他们还必须不约而同地来到二姐豆腐坊亮相。王痞子说，别挤别挤，天不是晴了吗？天再下雨我能叫它停下了。他们说，你会道法？那你施道法试试！

太阳特别大，但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正值夏季。接下来天一晴就是两个月，偶尔下雨也只在半夜里草草完成。王痞子从和尚那里学来的道法终于没有机会在大家面前展示，止雨道法灵不灵，一直没得到验证。

冬日里的火灾是否与王痞子眼见大雨燃烧有关，是否与清晨

碰上打红色油纸伞的妓女有关,是否与他整日默念止雨道法有关,谁也不知道。

火灾到来,大火燃烧起来时,同样也是一个清晨。同样的二妞回娘家去了。天旱得太久,玫瑰镇上正流传说有人放了一个屁就使干柴燃烧的故事。豆腐坊燃烧并不难理解,可是豆腐坊是如何燃烧起来的王痞子一辈子也没有查清。大火燃得正旺王痞子才醒过来,迷糊中他首先看到了大火。几个月前大雨燃烧的情景再次在他眼前出现。王痞子想施止雨道法的机会来了。但是大火一如既往地熊熊燃烧,止雨道法像失效的药品。王痞子分不清面前是真的火还是燃烧的雨,大火堵住他的去路。情急中他忘了哪里是大门,哪里还有侧门,他如同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。

后来王痞子被吓得昏死了过去。

王痞子醒过来时,已经躺在离豆腐坊二三十米的街上了。大火在街坊们的营救下得到了控制,王痞子坐起来无力无声地望着渐次小下去的火。大火完全扑灭,王痞子又躺回到街上。旁人说,大火已经浇灭你为什么还要躺着不回去?王痞子说家没有了,我还不死掉。有人说,要想死早应该死在大火里,死在大街上做拦路鬼不好。有人说,刘少爷冒死把你从大火中抢救出来,就是不让你死,你就这么死了很对不起刘少爷。听得刘少爷三个字王痞子精神为之一振,他爬起来,目光搜索刘少爷的身影。

刘少爷已经走远。王痞子向刘少爷离去的方向追去,追了好一段路才到达刘少爷前面。王痞子给刘少爷跪下,说感谢刘少爷救命之恩。刘少爷拍拍王痞子的肩膀,他的嘴巴不停地嚅动,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王痞子说我愿给少爷当牛做马。刘少爷脸上有几道救火时留下的黑黑的印记,他抹了一把脸,说,你说什么?

王痞子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,刘少爷轻轻摇头。王痞子疑惑地抬头仰望刘少爷。

刘少爷说,你回去吧。刘少爷朝王痞子挥了挥手,迈开步伐。

王痞子抱住刘少爷的双腿,说,少爷你一定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,你让我干什么都成。

刘少爷再次抹了一把脸,这样他的脸上就是黑黑的一大片了,这样你就看不到他脸上的任何表情了。刘少爷说,站起来。王痞子就站了起来。这时,有一个人在不远的地方站着,他叫何明远。刘少爷走近他,嘴巴附在他耳朵上说了一句什么。刘少爷的话轻盈而简短,王痞子准备喘下一口气时,刘少爷已经离去。何明远一脸笑笑地向王痞子走来,他步子很慢,脸上表情变幻莫测。王痞子狐疑地看着何明远,说,少爷说什么了,快告诉我。何明远说,刘少爷叫你生个女儿给他做小老婆。

王痞子先是愣了一下,但看着何明远那张忽然严肃的脸孔,随即拍拍双袖,跪下了身子向刘少爷的去向连声道谢。

2

二妞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仍旧躺在娘家的床上,身边的娘不知何时已经起床。这些天来,娘总是早起,为家里弄来鲜嫩的野菜。与玫瑰镇相隔几十公里的娘家前些日子也同样遭受了旱灾。地里的青菜枯黄了,山脚下的水井变瘦了。二妞回到娘家的当儿,天突然下起了大雨,正在枯萎的大地被湿润过来。村里人都说二妞是福星,先是嫁到了镇上,现在又给村里人带来了雨水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二妞娘家看望二妞。二妞笑得很甜,但是她内心的痛苦村里人不知。她内心的痛苦只有她娘知道。

二妞今年春节前嫁给王痞子。这桩婚姻突如其来,有一天在

地里干活，他爹突然对她说，你明天就嫁人，嫁到玫瑰镇去。她抬头望爹，爹已把锄头扛在肩上离开菜地。回到家，二妞便看到了摆在堂屋里的彩礼。那些花布，她曾在玫瑰镇上见过，它们都裹在富家小姐富家太太身上。她从未摸过，她一个乡下姑娘既不敢靠近布店，更不敢在小姐太太身上摸一把。她的确好想摸一摸花布。现在花布幻觉一般摆在她的面前，她却双手捂住脸，面前摆放的好像不是花布而是一个俊男。就凭这块花布和爹严肃的脸，二妞欣然同意嫁到玫瑰镇。当晚娘为她准备温热的洗澡水，提出亲自为她擦身。她说，娘，我长大了，我什么都会干。明天我就要嫁给那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，我怎么还要你洗澡？娘说，就让我为你最后洗一个澡吧，我嫁你爹时外婆也是这么做的。这是一个好传统，你要好好地继承下去。娘首先脱掉衣服，一个干瘦的躯体在松膏灯下晃动。娘说，我们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来吧。二妞转过背去褪掉衣服。娘将热水浇在二妞身上，然后再为她涂上皂角水。娘的手如温柔的春风在二妞身上轻轻移动，娘有意无意地去撩拨她的敏感部位。二妞先是扭着身子拒绝，双腿尽力夹紧，渐渐地她就接受了娘这种慈爱的抚摸。

花轿如期而至，鞭炮声在山村里没头没脑地弥漫。轿至家中，娘二话不说就将二妞送入轿里，乡村所有的嫁前规矩都被省略。后来二妞才知道，娘省掉传统是有她的道理的。抬轿的人力大无比，他们健步如飞，二妞在上面晃来荡去。她曾去过玫瑰镇两次，没想到第三次就是以这种形式去的，而且一去将驻留一辈子。她的男人来没来接亲，哪一个才是她的男人，二妞无法判断，所有的事情都出乎意料地来得快。她没来得及对着娘甩一把泪，给爹说一声再见。迎亲队伍如一条起伏的飞龙，等二妞听到与乡村完全不同的市井声音时，轿子停下，布帘被解开，她的头巾被掀开。她看到掀头巾的男人哭丧着脸。

男人就是王痞子。他急忙抱了二妞冲进屋内。二妞要拜见的

家公家婆一个无神地坐着一个无声地躺着。

家婆病入膏肓，所有的郎中都建议王家娶亲冲喜。

但是冲喜同样无济于事，当天下午家婆命归黄泉。一边是悲一边是喜，豆腐坊的对联红白相间，亲友们哭了笑，笑了哭，此起彼伏。

嫁到家里十多天，王痞子都没有碰二妞，他甚至极少看二妞一眼。王痞子正式与二妞躺在一张床上那天夜晚，爹也随娘而去。

事实上，安顿好爹娘，王痞子没少在二妞身上疯狂。二妞真切地感到王痞子身上那种特殊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令她陌生和恐慌。然而十个月过去，二妞体形没有丝毫变化，淡淡的哀愁缠在二妞身上。这次回到娘家，就是想得到改变。进门那刻，娘细看了她的肚子和突然而至的大雨说，办法总是有的。第二天娘早早起床就去了山里，那里有一种叫羊角菜的野菜，据说吃了对怀孕有帮助。羊角菜正冒着新芽。娘说那是天意。从那天起，娘天天不落地为她采回羊角菜。羊角菜味道不好，气味特浓，强迫吃下去后二妞的胃水常常翻天覆地。娘说，不要怕苦，多住些日子多吃些羊角菜，肚子就会大起来的。

二妞知道娘又采羊角菜去了。现在娘要到很远的地方搜寻，附近一带的羊角菜已被娘采光，已被二妞吃光。

二妞抹干眼角的眼泪，爬起来。她一手揉揉肚子，瘪瘪的，又拍打两拳，说真不争气。十个月了，她的肚子还没隆起，当然是不争气了。不争气的女人是要受欺凌的。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为那个家多生孩子，只有生下多多的孩子才有可能找到一席之地。她用兄弟为她准备的热水洗脸，水很烫，但再烫的水也没用了。她将热水泼了出去。

豆腐坊的大火就在此时燃起的。二妞泼完水回到座位上，眼睛停留在天井上方的天空，希望娘早点回家。这个早上她特别地坐立不安，她对羊角菜讨厌到了极点。她决定今天早上不吃羊角

菜,她想她已把家乡的羊角菜吃光,如果还怀不上孩子只能怪命。

干裂的风在山路上呼啸,天空阴沉无比。二姐已经行走在回玫瑰镇的路上了。她行色匆匆,她想起了出嫁的轿子飞翔的时刻。她需要快快回到王痞子身边把身子交给他,让双方共同完成育儿大业。那条穿越乡村忽隐忽现的小河浮起一层薄雾,小河最后注入密西河,但她不叫密西河。她在下游等着密西河,所以要让二姐把心交给小河漂到玫瑰镇只能是妄想了。行走不远,天下起小雨。雨如游丝,但却是那般刺骨。天地间的冷气与二姐散发出的热气在这个初冬早上较量着。

北上玫瑰镇,山越发矮小,地越发平坦,路上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来往男人大多衣服单薄,身子精瘦。二姐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家里女人的肚子弄大的,当她一次次偷偷地盯住他们的下身时,春心激烈地涌动。

距离镇子一两里,雨像春雨浓,二姐不得不在一家人的屋檐下躲避。雨渐小她回到豆腐坊,大火早已被前来帮忙的左邻右舍扑灭,大雨早已把残存的火烟扑灭。那些烧焦的木柱横梁滴着水滴。豆腐坊前空无一人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

大雨洗去火灾的痕迹,二姐无法判断事故发生的日子。她想她最不该待在娘家吃什么羊角菜,她在家也许火灾根本就不会发生。

王痞子的身影闪出来,他对二姐凶巴巴地说,站在那里干什么?是想招揽嫖客吗!二姐日思夜想的王痞子从她心中忽然倒塌,她感到下身隐隐作痛。